

詩語背後

咸頭嶺的述說(上)

深港雙城，歷史上同屬一縣，名「新安」。19世紀中後期，縣城南部的香港地區被英國強佔後，新安縣繼續存在。1914年，新安縣恢復歷史名稱寶安縣，1979年更名深圳市。因此，講深港雙城的故事，不妨先講深圳。

那麼，深圳的故事從哪裏講起呢，其根脈何在？不同的時間起點，有不同的敘事邏輯。一度流行的「小漁村變大都市」說，是把深圳城市史的一個斷面當作城市本身，很有戲劇性，卻經不起推敲。越來越多研究表明，深圳近半個世紀火山似的爆發，是數千年能量蓄積的結果。樹有多高，根有多深。深圳是改革開放直接培育出的一棵參天大樹，但它不是憑空長出來的，是在豐厚的歷史土壤裏層層扎根的結果。

深圳之根，來自多個方向，首先讓人想到的應該是有「深圳原點」之稱的深圳墟。深圳墟建於明朝末年，1688年康熙《新安縣志》始有記載。深圳墟不僅是深圳市得名的由來，更重要的是它賦予了這座南國大邑富集的商业基因。

深圳的另一條根脈，指向南頭古城。這是一個時間更久遠、層次更豐富的故事。最近一層是明萬曆元年（1573年）置新安縣，轄區包括今深圳大部及香港全域，設治於此。往前追溯，唐開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開軍事建制屯門鎮，屯守範圍大致與新安縣相當，鎮指揮所也在南頭。再往前看，東晉咸和六年（331年）設立的東官郡寶安縣，管轄範圍雖不確定，所涉地域包括珠江口兩岸，但縣治亦設於古城附近。所以，南頭作為深港兩地之根，迄今已有1,700餘年建城史。

深圳地形東西狹長，上述兩條根脈，一在城市中部，一在城市西部。而追尋深圳之根，還有一條線索位於城市東部的大鵬半島上。

深圳別稱「鵬城」，有說源自形似鯢鵬展翅的大鵬半島，有說源自島上的大鵬山，但主流說法是源自大鵬所城。大鵬所城即大鵬守禦千戶所城，與大鵬山隔大鵬澳相望，始建於明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，是明清兩代著名海防要塞，鴉片戰爭肇始地。大鵬所城代表的海防文化，無疑構成了深圳重要的文化基因，其600多年的風雨滄桑也自帶歷史厚重感。但大鵬半島上這條城市根脈，吸取的營養卻遠不止於此，它的根須伸向了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：咸

頭嶺文化。在大鵬灣畔一片沙丘下，咸頭嶺遺址沉睡了7,000年，1981年被文物考古隊的橄頭首次喚醒，又經過1989年、1997年、2004年和2006年多次考古發掘，直至獲評國家文物局「200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」之一。咸頭嶺文化，正是以咸頭嶺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史前文化。

每一條根脈，以及根脈上每一個節點，都代表着歷史的一次選擇。從7,000年前的咸頭嶺，1,300年前的屯門鎮，450年前的新安縣，300年前的深圳墟，一直到45年前的經濟特區……深圳就這樣一次次被歷史反覆選中，在南海邊持續證明自己的獨特存在，體現自己的非凡價值。

鳥瞰咸頭嶺遺址，所處環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。東有觀音山，西有求水嶺，各自形成一個向大海自然延伸的岬角，環抱迭福灣。遺址主體面積約3萬平方米，坐落在迭福灣內的二、三級沙堤上，海拔介於2至7米之間。東南側有迭福河，自東北向西南流入大海，東北部則是一片古潟湖。迭福河和潟湖的淡水為古代先民提供了生活用水，潟湖水位下降後逐漸形成的沉積小平原則提供了種植的初步條件。大鵬灣有豐富的海洋資源，周圍山岡丘陵有種類繁多的動植物，使得捕撈、採集和狩獵活動可以持續。

根據考古發現，咸頭嶺遺址不同層位的遺物可分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五個段層：第一段層的年代上限距今約7,000年，第二段層的年代不晚於距今約6,600年，第三段層的年代距今約6,400年，第四段層的年代距今約6,200年，第五段層的年代距今約6,000年。在整個珠三角地區，咸頭嶺遺址第一段層的遺物，是迄今發現的有準確測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最早遺物。

與珠三角地區其他同期遺址相比，咸頭嶺遺址的面積最大，出土遺物最豐富，器物製作工藝水平最高。特別是第一段層的遺物，在珠三角20多個相關遺址中很少見到，或根本不存在。這表明咸頭嶺遺址是規格較高的中心性聚落遺址，對當時周邊遺址有着較強的文化輻射力乃至一定的控制力。專家普遍認為，咸頭嶺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分期和年代序列的建立，為同時期相關遺址的分期和斷年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除了它的典型性，咸頭嶺遺址還呈現出三個



●鳥瞰咸頭嶺遺址。

作者供圖

明顯特徵：一是與中國大陸其他古文化交融，堪稱中華文明的南端觸點。其標誌性遺物如白陶、彩陶及獠牙獸面紋、捲沿夾砂陶釜、有肩石鐮等，有關元素可追溯至湖南、廣西同時代文化遺存。二是面向海洋，古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在這裏正面相遇。先民依託海洋資源漁獵採集，並使用獨木舟，還製造了能體現濱海生活的貝印紋陶器，而貝印紋與南島語族文化可能存在互動與傳承。三是遺物工藝水平極高，卻存在「早期成熟，後期退化」的反常現象，推測與環境變化或生產模式轉型有關，但迄今仍是未解之謎。

總之，咸頭嶺是一片考古遺址，同時也是一個史前文化。遺址是一處具體的標本，文化則是以該遺址為代表的一整個史前文化時期的標尺。文化對於遺址，好比一個帝國或王朝，它所代表的時期與所屬城邦的關係。咸頭嶺文化作為該時期環珠江口同類遺存的統稱，是解開珠三角史前文明的一把鑰匙，將珠江文明的源頭明確推至7,000年前，為南中國樹立了一個內涵豐富而充滿謎團的獨特文化坐標。它填補了嶺南史前序列的關鍵空白，證實珠三角地區早已不是文化荒漠，而是中華文明版圖的重要一極。

深圳正處於這個文明之極的中心地帶。站在這樣一個文化的地理坐標上，回望人類史前文明，回望中華民族悠遠的發展史，不由想到作家孫頻在《海邊魔術師》中的一段話：

我騎着馬兒就那樣一直往南走
也不知到底走了多久
走着走着就來到了大陸的盡頭
在陸地消失的地方海洋出現了
人類的祖先來自海洋
這就是人為什麼會本能地嚮往大海
而海洋與陸地的交界處
是如此的恢弘壯麗……

浮城誌

●楊澤方

故鄉的丁當子

前些日子，去城裏一朋友家，見院角有一盆金彈子。枝幹黑鐵般屈曲盤旋，葉子油綠發亮，橙紅的果子掛滿枝頭。我不由駐足觀賞。朋友笑問：「這叫金彈子，喜歡不？」我說：「在我們老家，它叫丁當子。」

老家在川西南一個小山村，那裏丁當子多得很，房前屋後、田坎地坡、山崖石堆，都有它的影子。大人小孩兒都喊「丁當子」，喊順了口，也沒人追問名字來由。後來聽老人說，丁當子果實圓滾滾的，像彈丸，風一吹，晃悠悠悠，彷彿能聽見「叮噹叮噹」的響，便得了這個名。

丁當子四季常綠。春天開小瓶瓶花，香得跟蘭花一樣。秋風一起，青果慢慢變黃變紅，像一個個小燈籠，掛在枝頭經冬不落。老人們說，它能鎮宅、招財、多子多福。我們小孩兒才不管這些，只曉得果果好看、好玩，還能偷嘴。

秋風中，我們偷偷摘些青中帶黃的丁當子，握在手掌心裏，溜到牆根下。左手穩穩地捏住一顆，右手拇指甲在頂端一掐，薄皮破開，用力一擠，露出幾粒白生生的「米粒」。尖着嘴唇一吸，「米粒」和汁水鑽進嘴裏，輕輕一咬，還沒嘗出「米香」，青柿子般的酸澀就湧上來，酸得眉毛眼睛皺成一堆，清口水直冒。我們齜牙咧嘴，伸出舌頭來給小夥伴看：「你看，都綠了！」於是，一個個在院壩裏打滾兒，笑聲驚飛了房頂的麻雀。

等秋風把果子吹得紅透了，我們踮起腳，摘下最紅最軟的一顆，捏在指頭尖上，小心咬破一點皮，湊上去一吸。哎哟，那甜汁水像偷跑出來的蜜，涼絲絲、甜津津，滿嘴都是山裏的陽光和露水味兒。我們捨不得一口吞，就含在嘴裏慢慢嘬。直到把嘬得乾癟的皮吐了，還要熟練地伸出舌頭將嘴唇舔一圈。由於貪嘴，我們的嘴皮都染成了緋紅色，母親見了，微笑着說：「幾隻小饞貓兒！」我們只管盡情吸食，覺得整個秋天的甜，都叫我們吸進嘴裏了。

老家院牆根有棵上了年歲的丁當子，樹幹爬滿了青苔，家裏的老人視若珍寶。母親常說，它的根和葉能入藥，可清熱除濕；奶奶卻總念叨，那果子有微毒，吃多了會腹瀉。可能是奶奶怕我們偷摘她心愛的果子，才故意這麼嚇唬我們吧？多年後才知道，奶奶的話是真的。

朋友見我看得入神，笑着說：「喜歡就端去。」我趕緊擺手：「君子不奪人所愛。」眼睛卻挪不開。

末了，還是厚着臉皮，跟朋友討了一株小苗。那苗是從老株上剛分出來的，幾片新葉怯生生的，像躲在牆根偷吃青果的小孩兒。

我把它帶回家，放在陽台上最向陽的地方。每天早上澆了水，看着新葉子在晨光裏伸懶腰，就覺得家鄉的風翻山越嶺，輕輕拂到臉上來了。

我盼它快快長大，盼那一樹紅果再掛起來。到那一天，我也要摘一顆最紅的，咬個小口子，輕輕一吸，把老家的秋光、童年的甜蜜，都吸進肚裏去。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冇衣食；冇啖好食；食人食出汗，食自己食出眼淚



食得「放題」，梗係同佢搏老命喇！
我舉腳贊成！
我嚟之前，阿嫲同我講，唔好眼闊肚窄，擺到成枱都係又食唔晒，咁係好「冇衣食」嘅！
我唔知叫乜「冇衣食」，不過我就知道食唔晒嘅嘢會按份量 charge 返我兜㗎！



阿媽返吃鄉下呢個禮拜，真係可以講得「冇啖好食」！
我都係咁話！
平時我買參記返嚟，你咁味好興奮㗎！
老豆，餐餐都參記，幾鍾意都食到厭喇！



睇呢幅嘢，你一餐食出汗，一餐食出眼淚㗎！
係咪「食人食出汗，食自己食出眼淚」呀？
有件咁事喇！呢餐食麻辣火鍋，辣到飛起，唔標汗就有鬼喇！另一餐食拉麵，之前唔啱切完洋葱，冇洗手就抹落隻眼度，先至搞成咁㗎！

《粵語講呢啲》
冇衣食；冇啖好食；
食人食出汗，食自己食出眼淚

「衣食」指衣服和飲食，泛指生活所需。古語有云：

衣食者民之本

意為衣服和食物是人民生活的根本，寓意人要懂得珍惜這兩種根本需要。廣東人就有以下一個短語：

冇衣食

用以形容不懂珍惜「衣食」；後專門用來形容那些浪費食物的人。

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



「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」。

李耀輝（義覺）1985年入道齋色園，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，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。2016年，獲特區政府頒授「榮譽勳章（MH）」榮銜，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；2022年，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「榮譽院士」，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

齋色園於1921年創立，至今已走過105載。由昔日以竹木銹鐵搭建的簡樸道壇，逐步發展成今日的宗教慈善團體，善業涵蓋宗教、醫療、教育、社會服務及文化等五大範疇。

每當聽到嘉賓好友說：「齋色園能有今日之發展，是監院與董事會帶領有方。」我總是婉言推辭。這並非故作謙遜，而是深知本園百年基業，從來不是一個時代、一個人的功勞，而是眾緣和合、眾力成就。當中，既有歷代先賢前輩為本園奠下善業根基；亦有今日一眾道長、義工與員工，在不同崗位上各安其位、各盡其責；更有各大善業中的長者、學生、服務使用者，以及各方善信友好的默默支持。正因眾人同心，方能共同守持、實踐並承傳黃大仙師「普濟勸善」的精神，成就今日的齋色園。

因此，為彰顯本園眾力合一、同心同行的精神，今年特藉創園105周年紀念，籌備委員會以本人一直倡導的「三力同心」，作為「赤松黃大仙師寶誕晚宴」的主題，強調道長、義工、員工三股力量；又於10月17日舉辦「傳承善業·普濟香江」綜合匯演，聯繫各大善業中的長者、學生及服務使用者同台演出，讓不同世代、不同崗位的人，以藝術呈現善業成果，展現眾志成城、薪火相傳的可貴力量。

三力同心：赤松黃大仙師寶誕晚宴

農曆八月廿三日為「赤松黃大仙師寶誕」，乃本園每年最重要的日子之一。每年寶誕晚宴，本園均會邀請本地各善業友好聚首一堂，同賀仙師壽辰、共沐仙恩。今年更邀得海外嘉賓逾160人共聚香江，以促進宗教交流，同弘大道。而今年晚宴以「三力同心」為主題，大家都希望彰顯道長、義工與員工三者在在本園發展中的重要性。他們各有其位、各盡其責，彼此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
所謂「三力」，首先是「道長之力」，肩負守持傳統、弘揚信仰之責。在時代洪流之中，我們既要守住傳統底線，護持信仰根本；亦要順應時代，推動革新。同時，今日的宗教工作，不能只停留在殿堂之內，還包括如何令信眾明白參神背後的信仰精神，如何讓年輕一代接觸、理解乃至珍惜黃大仙信俗等。在這些方面，我們一眾弟子近年雖已取得一點成績，但仍須持續深耕，以達至信仰文化傳承的目標。

有了信仰傳承的根本，亦需有義工力量的支撐。「義工之力」，在於「無私」。他們願意



●「赤松黃大仙師寶誕晚宴」中，集結105位道長、義工、員工呈獻「三力同心祝壽讚」，以歌聲同為黃大仙師祝壽。

作者供圖